

真声音丛书

骗子的胜利

张心阳 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吕美亮
封面设计 张振刚
版式设计 胡耀武

真声音丛书

书 名 骗子的胜利
著 者 张心阳
出版者 黄河出版社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发行者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泰山新华印刷厂莱芜厂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152 - 098 - X / I · C
定 价 13.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差错 厂方调换

序 言

◎邵燕祥

在新一代的出色的杂文作者身上，看不到那种“口欲言而嗫嚅”的可怜相了。

能够议论风生，谈笑风生，显示了一种思想的优势，洞察的优势，乃至人格的自觉，道义的自觉。

面对社会上不同层次的假、恶、丑，却不停留于情绪化的表达，而将义愤上升为理性的驳论，但笔端又能饱蘸感情，往往化为嬉笑怒骂；既不同于干巴巴的讲道理，也不同于一笑了之的逗乐的噱头：这就是杂文写作中议论风生、谈笑风生的境界。

风生，风生，生的什么风？

今天 此刻 窗外 风过处 风气中的悬浮粒子被刮得无影无踪，还我们一片澄明的蓝天。

在社会生活里，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希望将邪气浊尘一扫而空，这是虽善良而失之简单的奢望。对杂文的作用期望过高更是一定会失望的。然而杂文中的议论或笑谈，如果有助于澄清蒙蔽思想的沙尘，使我们心中呈现理性的蓝天，不是就大堪告慰了吗？

相形之下 那些‘口欲言而嗫嚅’的文字自然可怜 而有些强词夺理或扭捏作态，企望障人耳目或想要把水搅浑的文字，则是可恶了。

我羡慕议论风生、谈笑风生的杂文，可以说有志于此久矣。每看到无论比我年长或比我年轻的作者之有如高屋建瓴，挥洒自如的文字，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不亦快哉”之感。

“真声音”丛书的六位作者吴非、张心阳、朱铁志、杨庆春、刘洪波、潘多拉 都比我年轻 比我“冲”。读他们的杂文，多数让人感到痛快。痛快痛快，痛而后快，非不痛不痒之作可比也，不亦快哉！

出色的杂文作者越来越多，成方阵地涌现，使假冒伪劣的所谓杂文无所遁形，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1999 年 2 月于北京

有“红枣”也好

(代前言)

1997年12月，我的一篇拙作被转发在《杂文选刊》上。文章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话，说了一些一般人觉得不敢说的话，不少朋友看了或当面或打电话给我，说写得好，痛快。

然而，其中也接到一些与众不同的电话，他们告诫我，不能那样写，那样写下去是要出问题的。

我不太明白会出什么样的问题。我说：“这不是一篇挺好的文章吗？如果讲的不是真话、实话，报纸怎么会编发，读者怎么会推荐，那刊物怎么会转载？”

对方说：“文章写得是不错的，讲的都是事实，我百分之百地同意你的观点。可现在一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嗅觉比狗鼻子还灵敏，没准儿要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你别以为人家转载你的文章是看重你的作品，其实不过是‘拿着红枣当火种吹’。”

讲到这里，我才全明白：他们是为我的“安全”着想。可他们为什么说这是人家“拿着红枣当火种吹”呢？让我苦思良久。

他们当然是爱杂文的。我想在他们看来，一方面，现在的文风包括杂文在内，大概是随声附和者多，吮痛舐痔

者多，涂脂抹粉者多，是没有“火种”或很难看到真正的“火种”的。因为出奇地缺乏，所以偶尔掉下一颗“红枣”，也就被人当作“火种”了，企图把它吹燃，形成燎原之势。另一方面，可能就是认为“吹火”者居心叵测。红枣就是红枣，谁都认识的；可有人偏假装着不认识，故意拿它当火种。中国人向来有一种“围观”心理，如果你真能像玩魔术一样，从红枣上吹出火星来，他会觉得这是一颗神枣，啧啧称赞；若你失败了，便认为这是一颗臭枣，于是反过来大加挞伐、嘲笑、吐唾沫，将你糟践得一塌糊涂。做这样的“红枣”的确是承担着风险的。可他们真的是居心叵测、不怀好意吗？这一点我宁愿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们是我的朋友。

我以前并不爱吃红枣，甚至有点讨厌，觉得它十分平常，味道一点也不甘美。然而，因为它红得可以，居然被人当作火种，这不能说不是其他果品所不及之处。就这一点而论，我倒对它情有独钟了。

我相信所有推崇我的文章的人都是好人。惟使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时代为什么如此缺少“火种”，以致让人将“红枣”当“火种”？此时此刻，只能退而求其次。这就是无论对我，还是对任何一个人，在缺少“火种”的时代，能亮出几颗“红枣”来也是值得欣慰的。这如黑夜之中不见月亮而只有几颗星星一样，它毕竟还是能让人看到一丝不灭的光芒，让人从中判别前行的方向。“红枣”还是一颗生命的种子，有一颗坚硬而鲠直的心，在它外表闪烁着火红的光焰，世代代永不改其本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蔑视它。如果“火种”没有了，而“红枣”也绝迹

了，不更可怕吗？

“红枣”固然不是“火种”，但谁能说木头和石块就一定是火种呢？可我们的祖先却在钻木和击石中取出了火，进一步促成了人与动物的分野。那些欣赏和推崇杂文佳作的人就是一个个“吹火者”。能勇于从“红枣”中去取火，这也是一种甘做“光明使者”的精神。如果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人甘做“吹火者”，不去传播火种，也许我们还仍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很难想象世界是什么样子。

“红枣”被当作“火种”，虽然不是“红枣”的幸运，但“火种”无论如何是不会熄灭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石在，火种还会熄灭吗？”

作 者

1999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邵燕祥	[1]
有“红枣”也好(代前言)	作 者	[1]
· 知时论世 ·		
为官与良心		[3]
过年掂拾		[7]
须计身后评		[10]
“不许奉献”		[13]
不做官之“不亦快哉”		[16]
“忠心吃党”		[18]
政绩须是真绩		[21]
大看了		[24]
坎肩与政治		[27]
十二个诸葛亮顶不上一个臭皮匠		[30]
民穷岂容官欺		[33]
港人好会风		[36]
似乎有所不知		[39]
爱人诗话		[42]
看“本乡新闻”		[45]
闯王不能不吃饭		[48]
“毛毛官”也膨胀		[52]
某些组织		[55]

不是教你跑官	〔58〕
生病可发财	〔61〕
骗子的胜利	〔64〕
慢言“素质”	〔68〕
同贵何相害	〔72〕
闻“闻风而动”	〔75〕
千里之堤溃于“蛀虫”	〔78〕
捐献一虑	〔81〕
试用领导	〔84〕
苏哈托的寂寞	〔87〕
“积极工作”与“积极谋私”	〔90〕
有种政策叫“脚后跟”	〔93〕
找斯塔尔算账	〔97〕
连总理也敢骗	〔100〕

· 晨钟暮鼓 ·

猫心态	〔105〕
纪念与记取	〔108〕
咋不出个点子卖点子	〔111〕
难答乡亲	〔114〕
再造处女	〔117〕
为富不“健”	〔119〕
体育警言	〔122〕
孩子也说该打	〔124〕
赶紧嗑瓜子	〔127〕
都说黄世仁	〔130〕

别问我是谁	[133]
听不懂“降水概率”	[136]
“隔行如隔山”别解	[138]
无能	[141]
挑战功臣的爱情	[144]
来了火车就有钱？	[147]
教室的名称是老板	[150]
换不掉短斤少两	[153]
做工作的变味	[156]
科学家的无奈	[159]
不好伺候的妙方	[162]
当人就好	[166]
贴近阔人	[169]
不拜佛	[172]
骄傲的自行车	[175]
不会喝水	[178]
“上帝”被打死了	[181]
骂你“反革命”	[184]
奖励赵括	[187]
“手机病”	[189]
硕士成堆	[192]

· 书艺警言 ·

跑调	[197]
我也道歉了	[200]
一个脑袋办电视	[203]

假唱的理由	[206]
立什么样的传	[208]
果真设个“艺德”奖？	[211]
听说外国也有假唱	[214]
今年多骂星	[216]
如何“创造读者”？	[219]
杨澜诓我七元六	[222]
再造“烈女”？	[225]
“演坏蛋的尽是好人”	[228]
书名有病	[231]
有“即兴之著”？	[234]

· 闲话闲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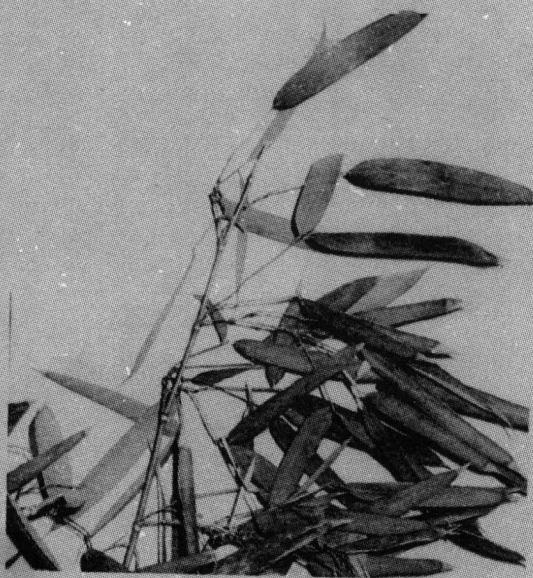
别太把自己当个人	[239]
难得平常心	[242]
说好人	[245]
说沉默	[247]
说打折	[249]
说他乡	[251]
说傻人	[253]
说名人	[255]
离婚不好玩	[257]
让学习占领工余时间	[260]
世上几人堪比牛	[263]
和睦就是宽容	[266]
读书美容	[268]

珍爱生命 ————— {270}

碎思录 ————— {273}

知时论世

ZHISHI LUNSHI



裴楷也好,王弼也罢,视“移富济贫”为“天公道理”,连张扬一声也觉得大可不必,可见古人是很懂得凭良心做官的。

为 官 与 良 心

说为官,理应讲“公仆精神”、“为人民服务”,将其与良心扯到一起,标准未免低了些。其实,我觉得未必,公仆也好,为人民服务也罢,首先得从良心始,倘连良心都成了问题,一切不过是虚幻之言。

使我感触较深的是,日前因勒索考生钱物而被依法处死的四川泸州市大中专招生办原副主任石仁富,就是个连起码的良心都没有的人。地处川南的泸州,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里的确仍很贫困,吃饭问题得不到解决,几年添置不了一件衣裤,用竹杆支撑着岌岌可危的房子的家庭有的是。可就是在这样一个贫困地区,手握招生大权的石仁富,仍不忘要敲诈老百姓一把,逼得考生家长只好以借债、贷款、卖家畜和鸡蛋,乃至变卖已本不值钱的家当来向他进贡。而他勒索的程度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学生家庭仅存的几十个鸡蛋、几升芝麻、半袋大米等,他都收。这样的官员,我们还跟他谈什么“公仆精神”、“为人民服务”,倘有一丁点良知,他会这样去做吗?

还有,不久前报上报道的河北省永年县分别在两个镇上任党委书记的张氏二兄弟,其良心也可能被他们扔到爪哇国

里去了。老大张石头，每每向群众索取非法摊派款项时，总是带上几十人的“棒子队”，携带铁枪、火药、电棒和手铐；对交不起款的群众，就撬门入户，翻箱倒柜，搬不走的家具就放一把火烧掉。老二张石英也是如此，每年非法征收款项达一百余万元用于个人和几个人挥霍；对交不起款的群众不是捆绑，就是吊打，并将其家具、棉被、门窗统统烧掉，甚至将群众家的米面倒入厕所与大粪搅在一起……这与土豪劣绅有何差别！谁都知道，粮食是人的生命之源。张氏兄弟也未必不是米面养大的，可是，作为人民的“父母官”，只顾自己挥金如土，不管他人是死是活，竟将粮食与大粪搅在一起，这还有良心吗？

经历了千百年封建统治的中国老百姓，的确受尽了盘剥、欺压之苦。但在封建官场上仍不乏“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残阳”、“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样的好官。他们自然不懂得什么叫“人民公仆”，所凭藉的就是一颗良心。而老百姓们遇上如韦应物、郑板桥这样有良心的官吏不己是很满足了吗？《世说新语》中还记有这样的故事：梁王、赵王均为皇亲国戚，很富有，中书令裴楷便每年向两位王爷求赐租钱数百万以济贫民。有人对此想不通，裴楷道：“移来富人余资，补救穷人不足，乃天公道理。”裴楷也好，王爷也罢，视“移富济贫”为“天公道理”，连张扬一声也觉得大可不必，可见古人是很懂得凭良心做官的。

良心是做人最起码的心肠，也就是推己及人，自己要活得好一点，要想到别人也想活得好一点；自己要休养生息，别人也要休养生息。应该说，我们的百姓是很本分的，正如30年代宣永光教授说的那样，“是十分纯朴的顺民”，“他们

并不需要更多的抚恤，只要不扰民就够了”。当然，今天的情况不完全这样，还需要党和政府给予好政策，需要党员干部带领大家致富。但是，在某些干部做不到这一点的情况下，也要凭着良心给别人一个生存的空间；倘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搅得百姓鸡犬不宁，这不是连封建官吏也不如了么？

上述两例虽说是个别现象，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坏的。同时，不容忽视的是，那些挥霍、贪污、浪费国家财富的人也是不少的。仅是吃喝掉公款，每年全国就是上千亿元。要知道，在我们的老、边、少地区，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饭、穿不上衣，该上学的孩子上不了学。报载，在贵州省西南部地区如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满山遍野尽石头，养畜无人当牛，长年辛苦没饭吃，从春到冬肚无油。”“吃愁穿愁睡更愁，脑壳垫个木枕头，包谷壳子当被盖，火炕塘边泪直流。”在罗甸县的五个乡，近五年来，有四百余户二千余人没添一件衣裤，一百一十七个家庭没一床被子，买不起火柴靠借火种生灶，买不起食盐，靠几户凑钱买一斤回来大家分……面对此情此景，如果我们的每个官员都很有良心，能不感到有一分责任吗？还忍心去大吃大喝、奢侈浪费、收受贿赂吗？

孟夫子有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谓“不忍人之心”，也就是良心。如果凭着良心去治政，不扰民、不伤民，治天下不过如同翻掌。当然，我们今天为人民“父母官”，仅讲“不忍人之心”是不够的，我们的理想和标准要更高一些。但如果既有“不忍人之心”，又有“公仆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不更好吗？不久前，某报上登一篇文章，认为如今的孩子自私心理较